





秉鑑持衡廉訪法







感天動地竇娥寃

新鐫古今名劇酌江集

竇娥寃

元關漢卿著

明孟稱舜評點

劉啓胤訂正

秉鑑持衡廉訪法

正日

感天動地竇娥寃

楔子

卜兒蔡婆上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

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

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亾逝已過止有一個孩

漢卿曲如  
繁絃促調  
風雨驟集  
讀之覺音  
韻冷冷不  
離耳上所



以稱為大  
家續西廂  
四折雖俊  
艷遜王而  
本色具在  
實娥冤劇  
詎調快爽  
神情悲弔  
尤關之錚  
錚者也

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個過其日月家中頗有些  
錢財這裏一個竇秀才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  
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  
才只說貧難沒得還我他有一個女兒今年七歲  
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個  
媳婦就準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他說  
今日好日辰親送女兒到我家來老身且不索錢  
去專在家中等候這早晚竇秀才敢待來也冲末  
扮竇天章引正旦扮端雲上云讀盡縹緗萬卷書  
可憐貧殺馬相如漢庭一日承恩召不說當鑪說  
子虛小生姓竇名天章祖貫長安京兆人也幼習  
儒業飽有文章爭奈時運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渾  
家亾化已過撇下這個女孩兒小字端雲從三歲  
上亾了他母親如今孩兒七歲了也小生一貧如  
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個蔡婆婆他家廣  
有錢物小生因無盤纏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  
今本利該對還他四十兩他數次問小生索取教  
我把甚麼還他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人來說要小



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况如今春榜動選場開正  
待上朝取應又苦盤纏缺少小生出於無奈只得  
將女孩兒端雲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做歎科  
嗨這個那裏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他一般就准  
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分外但得些少東西  
勾小生應舉之費便也過望了說話之間早來到  
他家門首婆婆在家麼卜兒上云秀才請家裏坐  
老身等候多時也做相見科竇天章小生今日一  
徑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怎敢說做媳婦只真  
婆婆早晚使用小生日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  
留下女孩兒在此只望婆婆看覷則個卜兒這等  
你是我親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兀的是  
借錢的文書還了你再送與你十兩銀子做盤纏  
親家你休嫌輕少竇天章做謝科多謝了婆婆先  
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還了今又送我盤纏此  
恩異日必當重報婆婆女孩兒早晚呆癡看小生  
薄面看覷女孩兒卜兒親家這不消你囑付今  
愛到我家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也你只管放心



的去竇天章婆婆端雲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  
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幾句孩兒你也不比在我  
跟前我是你親爺將就的你你如今在這裏早晚  
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喫兒藥我也是出於無  
奈做悲科

仙呂賞花時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因此上割  
捨得親兒在兩處分從今日遠踐洛陽塵又不知歸  
期定准則落的無語鬧消魂下

卜兒竇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他

一徑上朝應舉去了正旦做悲科爹爹你直下的  
撇了我孩兒去也卜兒媳婦兒你在我家我是親  
婆你是親媳婦只當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  
跟着老身前後執料去來同下

### 第一折

淨扮賽盧醫上云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  
醫不活活的醫死了自家姓盧人道我一手好醫  
都叫做賽盧醫在這山陽縣南門開着生藥局在  
城有個蔡婆婆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本利該還



他二十兩數次來討這銀子我又無的還他若不  
來便罷若來呵我有有個主意我且在這藥舖中  
坐下看有甚麼人來卜兒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  
向搬在山陽縣居住儘也靜辦自十三年前竇天  
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改了他小  
名喚做竇娥自成親之後不上二年不想我這孩  
兒害弱症死了媳婦兒守寡又早三個年頭服孝  
將除了也我和媳婦兒說知我往城外竇盧醫家  
索錢去也做行科驀過隅頭轉過屋角早來到他

家門首竇盧醫在家盧醫家裏來卜兒我

這兩個銀子長遠了你還了我罷盧醫婆婆我家  
裏無銀子你跟我庄上去取銀子還你卜兒我跟  
你去做行科盧醫來到此處東也無人西也無人

這裏不下手等甚麼我隨身帶的有繩子兀那婆  
婆誰喚你哩卜兒在那裏做勒卜兒科李老同副  
爭張驢兒衝上竇盧醫慌走下索兒救卜兒科張  
驢兒云爹是個婆婆爭些勒殺了李老兀那婆婆  
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着這個人將你勒



死卜兒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個寡媳婦兒相  
守過日因爲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今日與他  
取討誰想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要勒死我賴這銀  
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來  
張驢兒爹你聽的他說麼他家還有個媳婦哩救  
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這婆子我  
要他媳婦兒何等兩便你和他說去李老兀那婆  
婆你無丈夫我無渾家你肯與我做個老婆意下  
如何卜兒是何言語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

張驢兒你敢是不肯故意將錢鈔哄我賽盧醫的  
繩子還在我仍舊勒死了你罷做拿繩科卜兒哥  
哥待我慢慢地尋思咱張驢兒你尋思些甚麼你  
隨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婦兒卜兒背云我不依他

他又勒殺我罷罷罷你爺兒兩個隨我到家中去  
來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竇小字端雲祖居楚州  
人氏我三歲連托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俺父  
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爲兒媳婦改名竇娥至十七  
歲與夫成親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二年光景我今



二十歲也這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銀  
子本利該二十兩數次索取不還今日俺婆婆親  
自索取去了竇娥也你這命好苦也呵

仙呂點絳脣滿腹閒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  
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龍黃昏白晝忘食廢寢兩般憂昨宵夢裏今日  
心頭地又天長難過遣舊愁新恨幾時休則這業眼  
苦雙眉皺情懷冗冗心緒悠悠

與與本增  
有催人淚  
的是錦爛  
燈花枝橫  
繡榻斷人  
勝的是剔  
團團月色  
挂粧樓等  
語太覺情  
艷不似實

似這等憂愁不知幾時是了也呵

戲口角係  
原本刪之

何等真切

油葫蘆莫不是八字兒該載着一世憂誰似我無盡  
頭須知道人心不似水長流我從三歲母親身凶後  
到七歲與父分離又嫁的個同住人他又拔着短  
籌撇的俺婆婆每都把空房守端的個有誰問有誰  
俦

天下樂莫不是前世裏燒香不到頭這前程事一筆  
勾勸今人早將來世修我將這婆侍養我將這服孝  
守我言詞須應口

婆婆索錢去了怎生這早晚不見回來卜兒問字



寬

老張驢兒上卜兒你爺兒兩個且在門首等我先  
進去張驢兒姊姊你先進去就說女婿在門首哩

卜兒見正旦科正旦姊姊回來了你喫飯麼卜兒  
做哭科孩兒也你教我怎生說波

一半兒正旦為甚麼泪漫漫不住點兒流莫不是為  
索債與人家惹爭鬪我這裏連忙迎接慌問候他那

裏要說緣由卜兒羞答答的教我怎生說波正旦則  
見他一半兒徘徊一半兒醜

婆婆你為甚麼煩惱啼哭那卜兒我問賽盧醫討

銀子去他賺我到無人去處行起兒來要勒死我

虧了一個張老并他兒子張驢兒救得我性命那

張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這等煩惱正旦婆婆

這個怕不中麼你再尋思咱俺家裏又不是沒有

飯吃沒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錢債被人權逼不過

况你年紀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

卜兒孩兒也你說的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虧

他這爺兒兩個救的我也曾說道待我到家多將

些錢物酬謝你救命之恩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



裏有個媳婦兒道我婆媳婦又沒老公他爺兒兩  
個又沒老婆正是天緣天對若不隨順他依舊要  
勒死我那時節我就慌張了莫說自己許了他連  
你也許了他兒也這也是出於無奈正旦婆婆你  
聽我說波

後庭花遇時辰我替你憂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個  
霜雪般白髮髻怎戴那綃金錦蓋頭怪不的女大不  
中畱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人到中年也萬事休  
舊恩愛一筆勾新夫妻兩意投枉着別人笑破口

卜兒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個救的事到如今  
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

青哥兒正旦你雖然是得他得他營救須不是荀條  
荀條年幼刻的便巧畫蛾眉成配偶想當初你夫主  
遺畱替你圖謀置下田疇蚤晚羹粥寒暑衣裳滿望  
你鰥寡孤獨無捱無靠母子每到白頭公公也則落  
得乾生受

卜兒孩兒也他如今只待過門喜事匆匆的教我  
怎生回得他去

三語語氣  
不貫不如  
原本為佳

吳興本首  
一句改云  
送凶神要  
擇好日頭  
拜家堂要  
清香火修  
卜兒着  
定意殺



寄生草。正旦。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細細愁。則愁與闌刪。嚙不下交歡酒。愁則愁。眼昏騰。扭不上同心扣。愁則愁。意朦朧。睡不穩。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畫堂前。我道這姻緣敢落在他人後。

卜兒。孩兒也。再不要說我了。他爺兒兩個都在門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連你也招了女婿罷。正旦。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並然不要女婿。卜兒。那個是要女婿的。爭奈他爺兒兩個自家推過門來。教我如何是好。張驢兒。我們今日招過門去也。帽兒光光。今日做個新郎袖兒窄窄。今日做個嬌容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同李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禮科。兀那廝靠後。

賺煞。我想這婦人每。休信那男兒口。婆婆也怕沒的。貞心兒自守。到今日。招着個村老子。領着個半死囚。張驢兒做嘴臉科。你看我爺兒兩個。這等身段。儘也選得女婿過。你不要錯過了好時辰。我和你早些兒拜堂罷。正旦。不禮科。則被你坑殺人。燕侶鶯儔。婆婆也。你豈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關關的銅斗兒家。



緣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張驢兒情受。張驢兒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兀的不是俺沒丈夫的婦女下場頭。下

卜兒你老人家不要惱燥。難道你有活命之恩。我豈不思量報你。只是我那媳婦兒氣性最不好惹。的既是他不肯招你兒子。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飯。養你爺兒兩兒。在家待我慢慢的勸化俺媳婦兒。待他有個回心轉意。再作區處。張驢兒這歪刺骨。便疑黃花女兒。剛剛扯的。一把也不消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乾罷。就當面賭個誓。與你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美婦人我見過萬千。向外不似這小妮子。生得十分憊賴。我救了你老性命。死裏重生。怎割捨得不肯把肉身陪待。同下

### 第二折

賽盧醫上云。小子太醫出身。也不知道醫死多人。何嘗怕人告發。關了一日店門。在城有個蔡家婆子。剛少的他廿兩花銀。屢屢親來索取。爭些三燃斷。



脊筋也是我一時智短將他賺到荒村撞見兩個  
不識姓名男子一聲嚷道浪蕩乾坤怎敢行兇撒  
潑擅自勒死平民嚇得我丟了繩索放開腳步飛  
奔雖然一夜無事終覺失精落魄方知人命關天  
關地如何看做壁上灰塵從今改過行業要得滅  
罪修因將以前醫死的性命一個個都與他一卷  
超度的經文小子賽盧醫的便是只爲要賴蔡婆  
婆二十兩銀子賺他到荒僻去處正待勒死他誰  
想遇見兩個漢子救了他去若是再來討債時節

教我怎生見他常言道的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喜得我是孤身又無家小連累不若收拾了細軟  
行李打個包兒悄悄的躲到別處另做營生豈不

乾淨張驢兒上云自家張驢兒可奈那竇娥百般  
的不肯隨順我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討服毒藥  
與他喫了藥死那老婆子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  
老婆做行科且住城裏人耳目廣日舌多倘見我  
討毒藥可不嚷出事來我前日看見南門外有個

藥舖此處冷靜正好討藥做到科叫云太醫哥哥



我來討藥的盧醫你討甚麼藥張驢兒我討服毒

藥盧醫誰敢合毒藥與你這廝好大膽也張驢兒

你真個不肯與我藥麼盧醫我不與你你就恁地

我張驢兒做拖盧云好呀前日謀死蔡婆婆的不

是你來你說我不認的你哩我拖你見官去盧醫

做慌科大哥你放我有藥有藥做與藥科張驢兒

云既然有了藥且饒你罷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

得饒人處且饒人下盧醫可不悔氣剛剛討藥的

這人就是救那婆子的我今日與了他這服毒藥

去了以後事發越越要連累我趁早兒關上藥鋪

到涿州賣老鼠藥去也下下兒上做病伏九科李

老同張驢兒上云老漢自到蔡婆婆家來本望做

個接脚却被他媳婦堅執不從那婆婆一向收留

俺爺兒兩個在家同住只說好事不在忙等慢慢

裏勸轉他媳婦誰想那婆婆又害起病來孩兒你

可曾算我兩個的八字紅鸞天喜幾時到命哩張

驢兒要看什麼天喜到命只賭本事做得去自去

做李老孩兒也蔡婆婆害病好幾日了我與你去



問病波做見卜兒問科婆婆你今日病體如何卜  
見我身子十分不快哩李老你可想此三甚麼吃卜  
見我思量此三羊膾兒湯吃李老孩兒你對竇娥說  
做些羊膾兒湯與婆婆吃張驢兒向古門云竇娥  
婆婆想羊膾兒湯吃快安排將來正旦持湯上云  
妾身竇娥是也有俺婆婆不快想羊膾湯吃我親  
自安排了與婆婆吃去婆婆也我這寡婦人家凡  
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張驢兒父子兩個  
非親非眷的一家兒同住豈不惹外人談議婆婆  
也你莫要背地裏許了他親事連我也累做不清  
不潔的我想這婦人心好難保也呵

南呂一枝花他則待一生鴛帳眠那裏肯半夜空房  
睡他本是張郎婦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婦女每相  
隨並不說家克計則打聽些閒是非說一會不明白  
打鳳的機關使了些調虛囂榜龍的見識

梁州第七這一個似卓氏般當鑪滌器這一個似孟  
光般舉案齊眉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道着難曉  
做出纔知舊恩忘却新愛偏宜墳頭上土脉猶濕架



見上又換新衣。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可悲可耻。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多淫奔。少志氣。虧殺前人在那裏。更休說本性難移。

婆婆羊脂兒湯做成了。你吃些。兒波張驢兒等我。拿去做接嘗科。這裏面少些鹽醋。你去取來。正旦下張驢兒放藥科。正旦上。這不是鹽醋。張驢兒你傾下此二。

隔尾正旦你說道。少鹽欠醋無滋味。加料添椒纔脆美。但願娘親蚤痊濟。飲羹湯一杯。勝甘露灌體。得一個身子平安。倒大來喜。

李老孩兒羊脂湯有了。不曾張驢兒湯有了。你拿過去。李老將湯云。婆婆。你吃些湯兒。卜兒有累你做。做嘔科。我如今打嘔。不要這湯吃了。你老人家吃罷。李老這湯特做來與你吃的。便不要吃也。吃一

口兒。卜兒我不吃了。你老人家請吃。李老吃科。

賀新郎正旦一個道。你請喫。一個道。婆先喫。這言語聽也難聽。我。可是氣也。不氣。想他家與咱家有甚的。

妙妙逼真  
烈孝女口  
氣



原本云道  
婆娘心如  
風刮絮那  
里肯身化  
望夫石似  
非媳婦說  
阿婆語改  
從今本

親和戚怎不記舊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縱千隨婆  
婆也你莫不爲黃金浮世寶白髮故人稀因此上把  
舊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則待要百年同墓穴那裏肯  
千里送寒衣。

李老我吃下這湯去怎覺昏昏沉沉的起來做倒

科卜兒慌科云你老人家放精神着你札掙着些

兒做哭科兀的不是死了也

鬪蝦蟆正且枉着你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  
感着這般病疾值着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

饑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  
替得壽數非于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  
又無羊酒段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  
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傍人論議不如聽咱  
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  
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  
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恓  
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  
啼啼



張驢兒好也囉你把我老子藥死了更待乾罷卜  
見孩兒這事怎了也正旦我有什麼藥在那裏都  
是他要鹽醋時自家傾在湯兒裏的

隔尾這廝搬調咱老母收畱你自藥死親爺待要說

嚇誰張驢兒我家的老子倒說是我做兒子的藥死

子大也不信做叫科四鄰八舍聽着竇娥藥殺我家

老子哩卜兒罷麼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嚇殺我也張

驢兒你可怕麼卜兒可知怕哩張驢兒你要饒麼卜

兒可知要饒哩張驢兒你教竇娥隨順了我叫我三

聲的的親親的丈夫我便饒了他卜兒孩兒也你隨

順了他罷正旦婆婆你怎說這般言語我一馬難將

兩鞍鞵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別人

其實做不得

張驢兒竇娥你藥殺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

正旦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張驢兒你要官休

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問你這等瘦弱身子

當不過拷打怕你不招認藥死我老子的罪犯你

要私休呵你早些與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



正旦 我又不曾藥死你老子情願和你見官去來  
張驢兒拖正旦卜兒下 爭於孤引祇候上云 我做

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  
在家推病不出門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

升廳坐衙左右喝攔廂祇候么喝科 張驢兒拖正

旦卜兒上云 告狀告狀祇候拿過來做跪見孤亦

跪科 請起祇候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着他孤

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祇候么

喝科 孤云 那個是原告那個是被告從實說來張

驢兒小人是原告張驢兒告這媳婦兒喚做竇娥

合毒藥下在羊脂湯兒裏藥死了俺的老子這個

喚做蔡婆婆就是俺的後母望大人與小人做主

咱孤是那一個下的毒藥正旦 不干小婦人事卜

兒也不干老婦人事張驢兒也不干我事孤都不

是敢是我下的毒藥來正旦 我婆婆也不是他後

母他自姓張我家姓蔡我婆婆因為與賽盧醫索

錢被他賺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爺兒兩個

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爺兒兩個在家養



膳終身報他的恩德誰知他兩個倒起不良之心  
 且認婆婆做了接腳要逼勒小婦人做他媳婦小  
 婦人元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滿堅執不從適值我  
 婆婆患病着小婦人安排羊脂湯兒吃不知張驢  
 兒那裏討得毒藥在身接過湯來只說少些鹽醋  
 支轉小婦人鬧地傾下毒藥也是天幸我婆婆忽  
 然嘔吐不要湯吃讓與他老子吃纔吃的幾日便  
 死了與小婦人並無干涉只望大人高擡明鏡替  
 小婦人做主

牧羊關大人你明如鏡清似水照妾身肝膽虛實那  
 羹本五味俱全除了此百事不知他推道嘗滋味喫  
 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訟庭上胡支對大人也却教我  
 平白地說甚的

張驢兒大人詳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張他婆婆不  
 招俺父親接腳他養我父子兩個在家做甚麼這  
 媳婦年紀兒雖小極是個賴骨頑皮不怕打的孤  
 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左右與我選大棍子打着祇  
 候打正且三次噴水科



罵玉郎正旦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須是你自做下怨他誰勸，普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誰人唱叫揚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飛，恰消停纔蘓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

採茶歌打的我肉都飛，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誰知，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裏，天那告你個相公，怎生不高擡明鏡察虛實。

孤你招也不招正旦委的不是小婦人下毒藥來

孤既然不是你與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

休打我婆婆情願我招了罷是我藥死公公來孤

既然招了着他畫了伏狀將枷來枷上下在死囚

牢裏去到來日判個斬字押付市曹典刑卜兒哭

科寶娥孩兒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殺

我也

黃鍾尾正旦我做了個銜冤負屈沒頭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賊，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



此句一字  
一點淚吳  
與本刪去  
照原本增  
入

知爭到頭競到底。到如今待怎的情願認藥殺公公。  
與了招罪婆婆也。我怕把你來便打的打的來恁的。  
婆婆若是我不死呵。如何救得你。隨祇候押下。  
張驢兒做叩頭科。謝青天老爺做主。明日殺了竇  
娥。纔與小人的老子報的冤。卜兒哭科。明日市曹  
中殺竇娥孩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孤張驢兒蔡  
婆婆都取保狀着。隨衙聽候。左右打散堂鼓。將馬  
來回私宅去也。同下。

### 第三折

外扮監斬官上云。下官監斬官是也。今日處決犯  
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來人閒走。淨扮公  
人鼓三通。鑼三下科。劊子磨旗提刀押正旦帶枷  
上。劊子云。行動些行動些。監斬官去法場上多時  
了。

正宮端正好。正旦沒來由犯王法。葫蘆題遭刑憲。叫  
聲屈動地驚天。頃刻間遊魂先赴森羅殿。怎不將天  
地也生理怨。

滾繡毬。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着生死權。天地也。



問天天則  
何辭

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却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反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嘆只落得兩淚漣漣。

劄子快行動些。悞了時辰也。

倘秀才正旦則被這枷紐的我左側右偏。人擁的我前合後偃。我竇娥向哥哥行有句言。劄子你有甚麼話說。正旦前街裏去。心懷恨。後街裏去。灰無冤。休推

辭路遠。

劄子你如今到法場上面。有甚麼親眷要見的。可教他過來見你。二面。

叨叨令正旦可憐我孤身隻影。無親眷。則落的吞聲忍氣。空嗟怨。劄子難道你爺娘家也沒的。正旦止有

個爹爹。十三年前上朝取應去了。至今杳無音信。蚤已是十年多不覩爹爹面。劄子你適纔要往後街去。是什麼主意。正旦怕則怕前街裏被我婆婆見。劄子你的性命也顧不得。怕他見怎的。正旦俺婆婆若見



我披枷帶鎖赴法場。養刀去呵。枉將他氣殺也麼哥。  
枉將他氣殺也麼哥。告哥哥臨危好與人行方便。

卜兒哭上科云。天那兀的不是我媳婦兒。創子。婆

子靠後。正旦。既是俺婆婆來了。叫他來待我囑付。

他幾句話。咱創子。那婆子近前來。你媳婦要囑付。

你話哩。卜兒孩兒痛殺我也。正旦。婆婆那張驢兒。

把毒藥放在羊脂兒湯裏。實指望藥死了。你要霸。

佔我爲妻。不想婆婆讓與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

藥死了。我怕連累婆婆。屈招了藥死公公。今日赴。

法場典刑。婆婆此後遇着冬時年節。月一十五有。

澆不了的漿水飯。澆半碗兒。與我吃。燒不了的紙。

錢與竇娥燒。一陌兒。則是看你死的孩兒面上。

自然進退

快活三。念竇娥。葫蘆提當罪。愆念竇娥。身首不完全。

念竇娥。從前已往。幹家緣。婆婆也。你只看竇娥少爺。

無娘面。

鮑老兒。念竇娥。伏侍婆婆這幾年。遇時節。將碗涼漿。

奠。你去那受刑法屍骸上。裂些紙錢。只當把你亾化。

的孩兒薦。卜兒哭科。孩兒放心。這個老身都記得天。

將工集

竇娥

二二三



那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旦婆婆也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煩煩惱惱怨氣衝天這都是我做竇娥的沒時沒運不明不闇負屈銜冤

科 劊子做喝科 兀那婆子靠後時辰到了也正旦跪

科 劊子開枷科 正旦 竇娥告監斬大人有一事肯

依竇娥便死而無怨監斬官你有什么事你說正

旦要一領淨席等我竇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練挂

在旗鎗上若是我竇娥委實冤枉刀過處頭落一

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都飛在白練上者監

斬官這個就依你打甚麼不緊劊子做取席站科

又取白練挂旗上科

耍孩兒正旦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等無頭願委實的

冤情不淺若沒些兒靈聖與世人傳也不見得湛湛

青天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鎗素

練懸等他四下裏皆瞧見這就是咱萇弘化碧望帝

啼鵲

劊子你還有甚的說話此時不對監斬大人說幾

時說那正旦再跪科 大人如今是二伏天道若竇

該兒數  
原本無  
之依吳興  
增入



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後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實  
娥屍首監斬官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衝天的怨  
氣也召不得一片雪來可不胡說

二煞正旦你道是暑氣暄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  
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  
六出水花滾似綿免着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  
斷送出古陌荒阡

正旦再跪科大人我實娥死的委實冤枉從今以  
後着這楚州亢旱三年監斬官打嘴那有這等說

話

一煞正旦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  
天也肯從人願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爲東  
海曾經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  
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劊子做磨旗科怎麼這一會兒天色陰了也內做  
風科劊子云好冷風也

煞尾正旦浮雲爲我陰悲風爲我旋三椿兒誓願明  
題徧做哭科婆婆也直等待雪飛六月亢旱三年呵



那其間纔把你個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

劊子做開刃正且劊科監斬官驚云呀真個下雪了有這等異事劊子我也道平日殺人滿地都是鮮血這個竇娥的血都飛在那丈三自練上並無半點落地委實奇怪監斬官這死罪必有冤枉畢兩樁兒應驗了不知九旱三年的說話准也不准且看後來如何左右也不必等待雪晴便與我擡他屍首還了那蔡婆婆去罷衆應科擡屍下

### 第四折

竇天章冠帶引丑張千祇從上云獨立空堂思黯然高峯月出滿林烟非關有事人難睡自是驚魂夜不眠老夫竇天章是也自離了我那端雲孩兒可蚤十六年光景老夫自到京師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只因老夫廉能清正節操堅剛謝聖恩可憐加老夫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之職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汚吏容老夫先斬後奏老夫一喜一悲喜呵老夫身居臺省職掌刑名勢劔金牌威權萬里悲呵有端雲孩兒七歲上與了蔡婆婆



爲兒媳婦老夫自得官之後使人往楚州問蔡婆  
婆家他隣里街坊道自當年蔡婆婆不知搬在那  
裏去了至今音信皆無老夫爲端雲孩兒啼哭的  
眼目昏花憂愁的鬚髮斑白今日來到這淮南地  
面不知這楚州爲何三年不雨老夫今在這州廳  
安歇張千說與那州中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日  
蚤見張千向古門云一應大小屬官今日免參明  
日蚤見竇天章張千說與那六房吏典但有合刷  
照文卷都將來待老夫燈下看幾宗波張千送文

卷科竇天章張千你與我掌燈你每都辛苦了  
自去歇息罷我喚你便來不喚你休來張千點燈  
同祇從下竇天章云我將這文卷看幾宗咱一題  
犯人竇娥將毒藥致死公公我纔看頭一宗文卷  
就與老夫同姓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子惡不  
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這是問結了的  
文書不看他罷我將這文卷壓在底下別看三宗  
咱做打聽次科不覺的三陣昏沉重來替因老夫  
年紀高邁鞍馬勞困之故待我搭伏定書案歇息



此二兒咱做睡科魂旦上

雙調新水令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鄉臺急煎煎把  
讐人等待慢騰騰昏地裏走足律律旋風中來則被  
這霧鎖雲埋擻掇的鬼魂快

魂旦望科門神戶尉不放我進去我是廉訪使竇

天章女孩兒因我屈死父親不知特來託一夢與

他咱

沉醉東風我是那提刑的女孩須不比現世的妖怪  
怎不容我到燈影前却攔截在門程外做叫科云我

此枝亦原  
本所無

那爺爺阿枉自有勢劍金牌把俺這屈死三年的腐  
骨骸怎脫離無邊苦海

做入見哭科竇天章亦哭科云端雲孩兒你在那

裏來魂旦虛下竇天章做醒科好是奇怪也老夫

纔合眼去夢見端雲孩兒恰便似來我跟前一般

如今在那裏我且再看這文卷咱魂旦上做弄燈

科竇天章奇怪我正要看文卷怎生這燈忽明忽

滅的張子也睡着了我自己剔燈咱做剔燈魂翻

文卷科竇天章云我剔的這燈明了也再看幾宗



文卷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做疑怪科這一宗  
文卷我爲頭看過壓在文卷底下怎生又在這上  
頭這幾時間結了的還壓在底下我別看一宗文  
卷波魂旦再弄燈科竇天章云怎麼這燈又是半  
明半闇的我再剔這燈咱做剔燈魂旦再翻文卷  
科竇天章云我剔的這燈明了我另拿一宗文卷  
看咱一起犯人竇娥藥死公公吓好是奇惟我纔  
將這文書分明壓在底下剛剔了這燈怎生又翻  
在面上莫不是楚州後廳裏有鬼麼便無鬼呵這  
椿事必有冤枉將這文卷再壓在底下待我另看  
一宗如何魂旦又弄燈科竇天章云怎生這燈又  
不明了敢有鬼弄這燈我再剔一剔去做剔燈科  
魂旦上做撞見科竇天章舉劔擊卓科云吓我說  
有鬼兀那鬼魂老夫是朝廷欽差帶牌走馬肅政  
廉訪使你向前來一劔揮之兩段張千虧你也睡  
的着快起來有鬼有鬼兀的不嚇殺老夫也

喬牌兒魂旦則見他疑心兒胡亂猜聽了我這哭聲  
兒轉驚駭哎你個竇天章直恁的威風大且受我竇



娥孩兒這一拜

竇天章兀那鬼魂你道竇天章是你父親受你孩兒竇娥拜你敢錯認了也我的女兒叫做端雲七歲上與了蔡婆婆爲兒媳婦你是竇娥名字差了怎生是我女孩兒魂旦父親你將我與了蔡婆婆家改名做竇娥了也竇天章你便是端雲孩兒我不問你別的這藥死公公是你不是魂旦是你孩兒來竇天章噤聲你這小妮子老夫爲你啼哭的眼也花了憂愁的頭也白了你剗地犯下十惡大

罪受了典刑我今日官居臺省職掌刑名來此兩淮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你是我親生之女老夫將你治不的怎治他人我當初將你嫁與他家呵要你三從四德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從四德全無剗地犯了十惡大罪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你快與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釐差錯牒發你城隍



祠內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爲餓鬼魂  
且父親停頓息怒暫罷狼虎之威聽你孩兒慢慢  
的說一編咱我三歲上忤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  
親你將我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至十七歲與夫  
配合纔得兩年不幸兒夫亾化和俺婆婆守寡這  
山陽縣南門外有個賽盧醫他少俺婆婆二十兩  
銀子俺婆婆去取討被他賺到郊外要將婆婆勒  
死不想撞見張驢兒父子兩個救了俺婆婆性命  
那張驢兒知道我家有個守寡的媳婦便道你婆  
兒媳婦旣無丈夫不若招我父子兩個俺婆婆初  
也不肯那張驢兒道你若不肯我依舊勒死你俺  
婆婆懼怕不得已含糊許了只得將他父子兩個  
領到家中養他過世有張驢兒數次調戲你女孩  
兒我堅執不從那一日俺婆婆身子不快想羊膾  
兒湯喫你孩兒安排了湯適值張驢兒父子兩個  
問病道將湯來我嘗一嘗說湯便好只少些鹽醋  
賺的我去取鹽醋他就鬧地裏下了毒藥實拮擥  
藥殺俺婆婆要强逼我成親不想俺婆婆偶然發



嘔不要湯喫却讓與老張喫隨即七竅流血藥死  
了張驢兒便道竇娥藥死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  
私休我便道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他道要官  
休告到官司你與俺老子償命若私休你便與我  
做老婆你孩兒便道好馬不韉雙鞍烈女不更二  
夫我至死不與你做媳婦我情願和你見官去他  
將你孩兒拖到官中受盡三推六問吊拷繃扒便  
打死孩兒也不肯認怎當州官見你孩兒不認便  
要拷打俺婆婆我怕婆婆年老受刑不起只得屈

認了因此押赴法場將我典刑你孩兒對天發下  
三椿誓願第一椿要丈二白練掛在旗鎗上若係  
冤枉刀過頭落一腔熱血休滴在地下都飛在白  
練上第二椿現今三伏天道下三尺瑞雪遮掩你  
孩兒屍首第三椿着他楚州大旱三年果然血飛  
上白練六月下雪三年不雨都是爲你孩兒來不  
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氣口難言防他老母遭刑  
憲情愿無辭認罪愆三尺瓊花骸骨俺一腔鮮血  
練旗懸豈獨霜飛鄒衍屈今朝方表竇娥冤



雁兒落你看這文卷會道來不道來則我這冤枉要  
忍耐如何耐我不肯順他人倒着我赴法場我不肯  
辱祖上倒把我殘生壞

得勝合呀今日個搭伏定攝魂臺一靈兒怨哀哀父  
親也你現掌着刑名事親蒙聖主差端詳這文冊那  
厮亂綱常當合敗便萬剛了喬才還道報冤讐不暢  
懷

竇天章做泣科云改我那屈死的兒則被你痛殺  
我也我且問你這楚州二年不雨

獨是爲你

不魂且是爲你孩兒來竇天章有這等事到來朝  
我與你做主白頭親苦痛哀哉屈殺了你個青春  
女孩只恐怕天明了你且回去到來日我將文卷

改正明白魂且暫下竇天章呀天色明了也張千

我昨日看幾宗文卷中間有一鬼魂來訴冤枉我  
喚你好幾次你再也不應直恁的好睡那張千我  
小人兩個鼻子孔一夜不曾閉並不聽見女鬼訴  
什麼冤狀也不曾聽見相公呼喚竇天章做叱科  
云張千今蚤升廳坐衙張千喝攬廂者張千做么喝



科云在衙人馬平安檯書案稟云州官見外扮州

官入叅科張干該房吏典見丑扮吏入叅見科竇

天章問云你這楚州一郡三年不雨是爲着何來

州官這個是天道亢旱楚州百姓之灾小官等不

知其罪竇天章做怒云你等不知罪麼那山陽縣

有用毒藥謀死公公犯婦竇娥他問斬之時曾發

願道若是果有冤枉着你楚州三年不雨寸草不

生可有這件事來州官這罪是前陞任桃州守問

成的現有文卷竇天章這等糊突的官也着他陞

去你是繼他任的三年之中可曾祭這冤婦麼州

官此犯係十惡大罪元不曾有祠所以不曾祭得

竇天章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其姑自縊身死

其姑女告孝婦殺姑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只爲

一婦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後于公治獄彷彿見孝

婦抱卷哭於廳前于公將文卷改正親祭孝婦之

墓天乃大雨今日你楚州大旱豈不正與此事相

類張干分付該房僉牌下山陽縣着拘張驢兒賽

盧醫蔡婆婆一起人犯火速解審毋得違悞片刻



者張千理會得下丑扮解子押張驢兒蔡婆婆同  
張千上稟云山陽縣解到審犯聽點竇天章張驢  
兒張驢兒有竇天章蔡婆婆蔡婆婆有竇天章怎  
麼賽盧醫是緊要人犯不到解子賽盧醫三年前  
在逃一面着廣捕批緝拿去了待獲日解審竇天  
章張驢兒那蔡婆婆是你的後母麼張驢兒母親  
好冒認的委實是竇天章這藥死你父親的毒藥  
卷上不見有合藥的人是那個的毒藥張驢兒是  
竇娥自合就的毒藥竇天章這毒藥必有一個賣

藥的醫舖想竇娥是個少年寡婦那裏討這藥來  
張驢兒敢是你合的毒藥麼張驢兒若是小人合  
的毒藥不藥別人倒藥死自家老子竇天章我那  
屈死的兒樂這一節是緊要公案你不自來折辯  
怎得一個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那裏魂旦上云  
張驢兒這藥不是你合的是那個合的張驢兒做  
怕科云有鬼有鬼撮鹽入水太上老君急急如律  
令勅魂旦張驢兒你當日下毒藥在羊脂兒湯裏  
本意藥死俺婆婆要逼勒我做渾家不想俺婆婆



不喫讓與你父親喫被藥死了你今日還敢賴哩  
川撥棹猛見了你這喫鼓材我只問你這毒藥從何  
處來你本意待闔裏栽排要逼勒我和諧倒把你親  
爺毒害怎教咱替你耽罪責

魂旦做打張驢兒科張驢兒做避科云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勅大人說這毒藥必有個賣藥的醫  
舖若尋得這賣藥的人來和小人折對死也無詞  
丑扮解子解賽盧醫上云山陽縣續解到犯人一  
名賽盧醫張干喝云當面竇天章你二年前要勒

死蔡婆婆賴他銀子這事怎麼說賽盧醫叩頭科  
云小的要賴蔡婆婆銀子的情是有的當被兩個  
漢子救了那婆婆並不曾死竇天章這兩個漢子  
你認的他叫做什麼名姓盧醫小的認便認得慌  
忙之際可不曾問的他名姓竇天章現有一個在  
階下你去認來賽盧醫做下認科云這個是蔡婆  
婆指張驢兒云想必這毒藥事發了上云是這一  
個容小的訴稟當日要勒死蔡婆婆時正遇見他  
爺兒兩個救了那婆婆去過得幾日他到小的舖



中討服毒藥小的是念佛吃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說道舖中只有官料藥並無什麼毒藥他就睜着眼道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我拖你見官去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見官只得將一服毒藥與了他去小的見他生相是個惡的一定拿這藥去藥死了人久後敗露必然連累小的一向逃在涿州地方賣些老鼠藥剛剛是老鼠被藥殺了好幾個藥死人的藥其實再也不曾合

七弟兄魂旦你只爲賴財放乖要當災這毒藥呵原來是你賽盧醫出賣張驢兒買沒來由填做我犯由牌到今日官去衙門在

竇天章帶那蔡婆婆上來我看你也六十外人了家中又是有錢鈔的如何又嫁了老張做出這等事來蔡婆婆老婦人因爲他爺兒兩個救了我的性命收留他在家養膳過世那張驢兒常說要將他老子接腳進來老婦人並不曾許他竇天章這等說你那媳婦就不該認做藥死公公了魂旦當日問官要打俺婆婆我怕他年老受刑不起因此



甘認做藥死公公委實是屈招的

梅花酒你道是咱不該這招狀供寫的明白本一點  
孝順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我只道官吏每還  
覆勘怎將咱屈斬首在長街第一要素旗鎗鮮血灑  
第二要三尺雪將死屍埋第三要三年旱示天災咱  
誓願委實大  
收江南呀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寬  
哉痛殺我嬌姿弱體閉泉臺蚤三年以外則落的悠  
悠流恨似長淮

**竇天章**端雲兒也你這冤枉我已盡知你且回去

待我將這一起人犯并原問官吏另行定罪改日  
做個水陸道場超度你生天便了魂旦拜科

鴛鴦煞尾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  
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我可忘了一件爹爹  
俺婆婆年紀高大無人侍養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  
兒盡養生送死之禮我便九泉之下可也魂旦竇天  
章好孝順的兒也魂旦囑付你爹爹收養我妳妳可  
憐他無婦無兒誰管顧年衰邁再將那文卷舒開爹



爹也把我竇娥名下屈死的於伏罪名兒改下

竇天章喚那蔡婆婆上來你可認的我麼蔡婆婆  
老婦人眼花了不認的竇天章我便是竇天章適  
纔的鬼魂便是我屈死的女孩兒端雲你這一行  
人聽我下斷張驢兒毒殺親爺謀估寡婦合擬凌  
遲押付市曹中釘上木驢剛一百二十刀處死陞  
任州守桃机并該房吏典刑名違錯各杖一百永  
不叙用賽盧醫不合賴錢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  
毒藥致傷人命發烟障地面永遠克軍蔡婆婆我  
家收養竇娥罪改正明白莫道我念亾女與他滅  
罪消愆也只可憐見楚州郡大旱三年昔于公曾  
表白東海孝婦果然是感召得靈雨如泉豈可便  
推諉道天災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應通天今日  
個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冤下





韓魏公斷借屍還冤

將工集

鐵拐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新鐫古今名劇耐江集

鐵拐李

元岳伯川著 明孟稱舜評點 劉啓胤訂正

韓魏公斷借屍還魂

呂洞賓度鐵拐李岳

正目 第一折

且扮李氏上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休道黃

金貴安樂最值錢妾身姓李是岳孔目的渾家嫡

親的三口兒家屬丈夫在這鄭州做着六案都孔

詞曲中多有以仙佛度世者如在風子城南柳度柳翠等諸劇



詞旨俱爲  
甚妙然從  
人情中點  
醒字字透  
徹無如此  
曲者○其  
字句亦極  
修飾雅情  
無粗莽氣  
在元人中  
別爲一家

目有一個小廝喚做福童孩兒上學去了孔目接  
新官未回這蚤晚不見來小的每安排下茶飯則  
怕孔目來家要食用咱外扮呂洞賓上云我勸你  
世俗人跟貧道出家去來我教你人人成仙個個  
了道做大羅神仙也做看科這里也無人貧道不  
是凡人乃上八洞神仙呂洞賓是也因爲下方鄭  
州奉寧郡有一神仙出世乃是岳壽做着箇六案  
都孔目此人有神仙之分只恐迷却正道貧道奉  
吾師法旨差來度脫他須索走一遭去可蚤來到

岳壽門首做哭科岳孔目好苦也做笑科俵兒上

云自家岳孔目的孩兒福童便是學裏來家喫飯

家門首一箇先生師父作揖呂無爺的小業種俵

我好意與你作揖你倒罵我和俺妳妳說去見日

科母親門首一個先生罵我是無爺業種日在那

裡我去看做見呂科云你這先生好無禮也怎生

在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又罵孩兒是無爺業

種呂你是個寡婦領着個無爺業種日這先生連

我也罵起來了我是個婦人家不和你折証等我



孔目回來不道的饒了你哩你則休走了也正末  
 扮岳孔目領張千上云某鄭州奉寧郡人氏姓岳  
 名壽嫡親的三口兒家屬渾家李氏孩兒福童我  
 在這鄭州做着箇都孔目這個兄弟姓張名千因  
 他能幹就跟着我辦事一月前上司行文書來說  
 俺鄭州濫官污吏較多聖人差的個帶牌走馬廉  
 訪相公有勢劔銅鑌先斬後奏鄭州官吏聽的這  
 消息說這大人是韓魏公就來權鄭州說的走的  
 走了逃的逃了兄弟為甚我不走不逃張哥哥為

何不逃正末兄弟您哥哥平日不曾扭曲作直所  
 以不走不逃迎接大人不着咱回家喫了飯再去  
 迎接做行科張哥哥略開口論閒話想前日中牟  
 縣解來那一火囚人不知哥哥怎生不斷哥哥試  
 說與你兄弟咱正末前日中牟縣解來的囚人想  
 該縣官吏受了錢物將那為從的寫做為首的為  
 首的改做為從的來到嚒這衙門中若不與他處  
 決可不道人之性命關天關地兄弟你那里知道  
 俺這為吏的若不貪賊能有幾人也呵



仙呂點絳脣名分輕薄、俸錢些小、家私暴、又不曾耕  
種鋤鉤、倚仗着笞徒流絞、

混江龍想前日解來強盜、都只爲昧心錢、買轉了這  
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爲從的  
該敲、這一管紐曲、作直取狀筆、更狠似圖財致命、殺  
人刀出來的、都關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  
合天道、他每都指山賣磨、將百姓畫地爲牢、

呂做笑科云岳壽你今年今月今日今時你死也

張做見呂科云哥哥有一個風魔先生哭三聲笑

三聲在階門首鬧哩正末怒云這先生好無禮也

他是盆兒我是確兒他敢不知道岳孔目的名兒

我試看咱做見科兀那先生爲甚在我門首哭三

聲笑三聲這是怎說呂岳壽你是個沒頭鬼你死

也正末吓你看我悔氣連日接新官不着來家喫

飯又被這潑先生罵我是沒頭鬼且上云孔目你

不知孩兒下學來喫飯被這先生罵孩兒是沒爺

業種又罵我是寡婦好無禮也正末大嫂你家裡

去等我問他兀那先生我那孩兒惱着你甚麼來



你罵他呂岳壽沒頭鬼你死也這孩兒就是無爺業種正末這潑先生好無禮也

油葫蘆你欺負俺孩兒年紀小出家人廝扇搖喫的來滴滴鄧鄧醉陶陶門前哭罷門前笑街頭指定街頭鬧孩兒他娘引着你罵他爺死了呂我是個出家人你怎生近的我正末也不索官中插狀衙中告我要禁持你至容易只消得二指潤紙提條

呂岳壽你敢怎麼我

天下樂正末敢把你拖到官司便下牢我先教你省會了、你和那打家賊竝排壓定脚、祇從人解了你縲首領每剝了你袍、休道是先生我着你似生驢般喫頓拷、

呂岳壽沒頭鬼你死也正末我怎生是沒頭鬼呂

韓魏公新官到任有勢劔銅鑷想你这等扭曲作直的汚吏決難逃也正末韓魏公見我這等幹辦公勤決不和我做敵對呂你休強口咋

金盞兒正末你道是新官正決難逃俺這舊吏富易通交眼見得一官二吏三年了家私休想落分毫他



這新官倚俸祿，俺這舊吏靠窠巢。他這官清司吏瘦，俺這家富小兒嬌。

張千把這廝高高弔起來，等我喫了飯慢慢的問他。張你這先生無禮，怎敢罵我哥哥？且弔在這門首做弔科。外扮韓魏公上將呂解放立住科。呂下。張哥哥一個出家人，風僧狂道和他一般見識。放了他罷。正末兄弟，由你罷，你看他酒醒也不曾張做出門不見。呂科云：那先生那裏去了？是誰放了？他則有這個老頭子在這裏兀那老子是你放了。

那先生來韓一個出家人，是老漢放了他來。張是你放了他，你敢喫了熊心豹膽，俺弔着的人你放了。這村老漢尋死也。我和俺哥哥說去。做見正末科。哥哥恰纔弔着的那先生不知那裏來的一個。莊家老子把那先生放的去，我問是誰放了？這先生來那老子便道是我解了繩子，放了來哥哥。這老子情理難容也。正末俺門首弔着的人一個。莊家老子就解放了那廝在那裡。張見在門首哩。正末張千你將坐位整好了，放下問事簾來。張千



你近前依着我問他去做隔簾見韓科兀的是那

莊家老子張則他便是正末依着我問他去張哥

哥你說來依着你問他正末看了這厮待說俺城

裡的這城裡不曾見這等一箇人待道是鄉裡的

這村老子動靜可別着哩張于你問他者

醉扶歸你問他在村鎮居城郭張兀那老子俺哥哥

問你城裡住村裡住韓哥哥老漢村裡也有庄見城

裡也有宅見張這老頭子硬頭硬腦的正是躲避差

徭游食戶村裡尋往城裡去城裡尋往村裡去你則

在這裡我回俺哥哥話去做見正末科哥哥那村老

子說城裡也有宅見村裡也有庄見正末這老子好

無禮也他回我這等話張于你敢問的差了也你則

依着我再問他去你問他當軍役納差徭張兀那老

子俺哥哥着我問你當差是軍身是民戶韓老漢軍

差也當民差也當因老漢有幾文錢又當站戶哩張

你軍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韓是張他

是埋頭財主我回哥哥話去見正末科哥哥他說軍

差也當民差也當因有錢又當站戶哩正末噤聲這



厮好不幹事跟我這幾年了着這莊家老子使的兩  
 頭回來走的你則依着我再問去你問他開舖席爲  
 經商可也做甚手作張兀那老子你可開舖席做經  
 商的是甚麼手作正末張千你再問他你與我審個  
 住處查個名號張他是個莊家老子只管要問他住  
 處怎的正末我多待不的三日五朝將他那左解的  
 冤讐報

張千休教走了這老子等我慢慢的奈何他張哥  
 哥他諸般兒當諸般兒做你可怎生奈何他正末

你說我奈何不的他我如今略說幾樁兒看我奈

何的他奈何不的他張哥哥你說我聽

金盞兒正末他或是使斗秤拿箇大小等箇低高我

禁的麼張他不賣糧食開箇段子舖兒你怎生禁

他正末更好奈何他哩或是他賣段尺揀箇寬窄觀

箇紙薄我奈何的他麼張他也不做買賣每日閉着

門只在家裡坐你怎生奈何他正末我越好奈何他

哩或是他粉壁遲水瓮小拖出來我就這當街拷張

他城裡也不住搬在鄉裡住你怎生奈何他正末我



正好奈何他便是他避城中居鄉下我則着司房中  
勾一遭他來的疾便罷來的遲呵加上箇頑慢二字  
我着他便有禍他依着我便罷若不依我呵我下上  
箇欺官在吏四箇字我着他便違條這老子是下戶  
我添做中戶是中戶我添做上戶的差徭我着那挑  
河夫當一當直窮斷那斷筋我更狠一狠呵我着那  
打家賊指一指輕便是寄賍重便是知情我直拷折  
那斷腰

張哥哥你這樣做就沒官府了正末且莫說是個

百姓就是朝除官員怎出的俺手

後庭花怕不初來時粧會么看他間深裏探會爪我  
見先他見後他臨行我放刁笑裡暗藏刀代官來到  
不道咱輕放了

張他拚的不做官你怎生治他

金盞兒正末有了狀但去呵決私逃停了俸但住呵  
怎輕饒離了官房沒了倚靠絕了左右沒了牙爪我  
直着他典了衣賣了馬方見俺心似鐵筆如刀饒他  
便會鑽天能入地怎當俺拿住腳放頭梢



張哥哥實不相瞞這幾日跟哥哥蚤起晚眠甚是辛苦怎生與你兄弟做箇面皮我出去放了那老子討些酒錢養家正末你也說的是我也要接新官去哩依着你要些酒錢放了他罷張我出的這門來兀那老子你可也有福我爲你在哥哥面前磨了半截舌頭我看你也不是這城裏人你是盆兒是罐兒韓怎麼是盆兒罐兒張我和你說盆兒無耳朵罐兒有耳朵你不知道俺哥哥的名兒若說起來說你八跌他是岳壽見做着六案都孔目

誰不怕他有箇外名兒叫做大鵬金翅鵬韓怎生是大鵬金翅鵬張你這老子是不知道我和你說大鵬金翅鵬是箇神鳥生的沒世界大天地間萬物都搵的喫了好生利害你認的我麼韓你是誰張我是小鵬兒韓怎生是小鵬兒張俺這鄭州奉寧郡但除將一個清官來俺哥哥着他坐一年便一年着他坐二年便二年若不要他坐呵只一鵬就鵬的去了俺哥哥是大鵬金翅鵬那正官我是個小鵬兒鵬那佐二方纔要送你性命我替你



說着饒了你子韓多謝了哥哥老漢回去也張做扯住科云你好自在性兒我爲你在我哥哥面前怎生樣勸解你就要回去你豈不聞管山的燒柴管河的喫水韓老漢不省的張正是個莊家老子我勸哥哥饒了你性命有甚麼草鞋錢與我些韓可不蚤說有有有老漢昨日騎驢城中來跌了我這腰這鈔袋裡有碎銀子哥哥你自己取些罷張這老子倒乖哄的我低頭自取你却叫有剪絡的倒着你的道兒韓我不哄你張做取鈔科做拿金

牌科云這老漢是村裡人進城來諸般不買先買了個擦牀兒細認是金牌做怕科韓兀那廝這鄭州接誰哩張接韓魏公哩韓兀那廝你擡起頭來看則我便是韓魏公張我死也韓你纔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鵬張爺爺說做黑老鴉了韓你說你是小鵬兒張說做麻雀兒了韓老夫跟前還要鈔那百姓怎了也那廝你聽者可知這鄭州官濫吏弊人民頑魯把持官府老夫今日非是私來奉聖人的命與我勢劍金牌爲廉訪使審囚刷卷先斬後



奏除奸去暴扶弱摧強都只爲你這濫官污吏損  
害良民我親奉當今聖主差勅賜勢劔與金牌只  
爲鄭州民受苦私行悄悄入城衙那岳壽似困虎  
離山逢子路張千似病蛟出水遇澹臺休道別人  
手裏不要鈔則我老夫身上也還要錢買草鞋說  
與你把持官府岳孔目着他洗的脖子乾淨絕蚤  
州衙試劔來下張做向古門道拜科云爺爺不敢  
了也正末你看張千這廝好不幹事也我着他放  
了那老子去這蚤晚不見回來我試看咱做見科

你看這廝兄弟你做甚麼哩你敢見鬼來張我見

你就和見鬼一般正末吓這廝好無禮也你起來

我問你那莊家老子那裏去了張說殺我也哥你

接誰哩正末接韓魏公張那老子就是韓魏公我

問他討錢來他着我看金牌說殺我也正末你對

他說甚麼來張不知那個蚤死遲托生的弟子孩

兒說你是大鵬金翅鷲說我是小鵬兒正末阿呀

你送了我他他說甚麼來張他說着你明日洗的

脖子乾淨州衙裡試劔來正末則他便是韓魏公



他說着我洗的脖子乾淨明日州衙裡試劍來不  
中張千備馬來待我趕將上去做跌倒科且出扶  
科張哥哥蘓醒者弔了靴也哥哥蘓醒者正未大  
嫂引着福童孩兒往衙門裡見相公去說岳壽再  
不敢放肆了也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且  
扶我後房中去來

賺煞尾赤緊的官長又廉曹司又拘我便是好令史  
怎禁他三徧家取招我今日爲頭便把交爭奈在前  
事亂似牛毛有人若是但論着休想道肯擔饒蚤停  
了俸追了錢斷罷了不是我千錯萬錯大剛來一還  
一報他道我是大鵬金翅鷲咬啣誰想那百姓每的  
口也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全下

### 第二折

阜隸人衆排衙科云蚤衙清淨人馬平安韓魏公  
上云造法容易執法難徒流笞杖死相關三尺由  
來天下命精審刑名莫等閒老夫姓韓名琦字稚  
圭幼年進士及第累蒙擢用老夫一生公廉正直  
與人秋毫無犯凡官吏聞老夫之名盡皆斂手回

通折說出  
岳孔目情  
根深重性  
地明透處  
妙極妙極



容謝聖人可憐進封魏國公之職今因鄭州官濁  
吏弊往往陷害良民奉聖人命差老夫來鄭州刷  
卷勅賜勢劔金牌先斬後奏老夫隨路打聽的說  
這鄭州有個六案都孔目岳壽說此人好生把持  
官府老夫私行到岳壽門首見弔着一箇先生老  
夫解放去了不想有個祇候人張千問老夫要金  
帛說岳壽是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鵬兒被老夫言  
語教岳壽洗的脖子乾淨明日絕蚤來州衙裡試  
劔岳壽聽的這話謊成了病不得痊可老夫來到

衙門中刷卷文案中無半點兒差錯不想此人是  
個能吏左右與我喚將孫福來者左右孫福何在

孫福上云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  
將曲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小人孫福是也  
在這鄭州做着箇令史大人呼喚須索見咱做見

科大人喚孫福那廂使用韓孫福喚你來不爲別  
因老夫數日前私行到岳壽門首他知是老夫謊  
的在家成病一臥不起你今將着老夫俸鈔十錠  
送與岳壽做藥資傳我的言語等岳壽病好時依



舊六案中用他你見了岳壽時快來回老夫的話  
 因岳壽遭人毀謗遣孫福到家探望若是他病症  
 痊時依舊在衙門勾當下孫福奉着大人言語將  
 着十錠俸銀送與岳壽做藥資不敢久停久住往  
 哥哥宅上走一遭去來下正末抱病旦同張千扶  
 上正末大嫂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你好生看  
 覷孩兒這一會覺昏沉上來你扶着我者做發昏  
 科旦悲科云孔目你甦醒者張千拿衣服來教孔  
 目穿了者張做穿衣科正末醒科云大嫂怎生大  
 驚小怪的做甚麼旦你纔發昏來與你穿上衣服  
 了也正末怪道這等熱燥快脫了者我身上衣服  
 儘勾了也旦孔目你平生喫辛苦闡闢下平日  
 愛穿的幾件衣服你不穿了去畱下做甚麼正末  
 快脫了我不穿去且畱着

凄凄惻惻  
 到底不忍  
 多讀○度  
 世語即在  
 岳孔目口  
 說出

正宮端正好你裝裹我二十重或是三十件旦你置  
 下的合該你穿正末你道是我置下我死合穿知他  
 土坑中埋我多深淺裝裹殺也無人見

旦孔目也盡我每一點的心



滾繡毬。正末妻也空費你心。你也索聽我言。這衣服、呵、且休算萬針千線。也不論舊絮新綿。你如今值着業、冤、使、着、死、錢、這、衣、服、但、存、幾、件。且你命也不保留。着他做甚麼。正末怕你子母每受窮時典賣盤纏。比如包屍裹骨棺函內爛把似遇節迎寒。您子母每穿省、可、裏、熬、煎。

大嫂你休大驚小怖的。等我歇息一會。咱且張千你門首看着。但有人來探望。休着過來。孔目要歇息哩。張理會的孫福上云。小人孫福是也不想岳

孔目哥哥冲撞着韓魏公。得了這一驚。臥病不起。奉夫人的台旨。着我探病。走一遭去。可蚤來到也。

做見張科。張千哥哥病如何。張則有添無減。孫福我奉韓魏公言語來看哥哥的病。送這俸鈔做藥

資。若好了時。依舊六案中重用哥哥。張快休題。

韓魏公三箇字。若提起韓魏公三箇字。就說死了。

哥哥等我報去。做見正末科。哥哥有孫福在子門

首。正末誰在門首。張孫福來探哥哥病。且既有人

來。孔目我且迴避。正末大嫂不必迴避。則恁的也。



要請他來說話着他過來孫福見云哥哥病體若

何正末兄弟請坐你這些時在那里來孫福衙門

中公事忙您兄弟不曾來探望哥哥休恠您兄弟

纔奉韓魏公大人鈞旨張做發科云呀呀就說殺

了孫福着我送俸錢來與哥哥就問病體如何若

好了時大人依舊用哥哥衙中辦事正末大人則

是遲了些兒不濟事了大嫂你去裝香來和福童

望衙門謝了者旦謝科正末兄弟我如今觀天遠

入地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兄弟我身沒之後

別無所托你是個志誠君子我托妻寄子與你你

嫂嫂年紀小孩兒嬌痴你勤勤的照覷照覷孫福

兄弟知道正末大嫂你熬些粥湯來我喫旦下次

小的每快熬粥湯去正末大嫂你自己去下次小

的每不中用旦背云我理會的了那里是熬粥湯

他要和小叔叔說甚麼話故意兒着我熬粥湯去

我也不去熬粥湯只在這裡聽者虛下正末福童

孩兒過來跪着你叔叔者兄弟也這福童孩兒跪

着就是我跪着一般今世裡則有飲酒食肉的朋



友那裏有托妻寄子的朋友我若有些好歹別無  
 以次人止有福童孩兒我有心待托妻寄子在兄  
 弟跟前怕兄弟有那穿不着的衣服與孩兒一件  
 半件穿喫不了的茶飯與孩兒一碗半碗喫孫福  
 哥哥爲何正未我則怕久後迷了岳家的本姓  
 倘秀才也不索囑付你千言萬言想着咱同衙府十  
 年五年倘我死之後你是必打聽着山妻照顧着豚  
 犬他一頭亾了夫主廢了家緣恁嫂嫂是個年少婦  
 人家他從來腩腆。

字爭人臨  
 沒時所最  
 於不下者  
 只有此事  
 權繪透徹

孫福哥哥放心便怎生有這等事

叨叨令正未怕有那無廉恥謊漢子胡來纏孫福嫂

嫂不比其他的人正未兄弟也我死之後有那等謊  
 厮上門來則你那無主意拙嫂嫂從來善則要你無  
 私曲好兄弟頻來見你見你那嫂嫂子有不中處你說  
 不出來呵着你那無面目的孀子見便將他勸孫福  
 着媳婦子勸些甚麼正未着孀子勸道姆姆俺伯伯  
 是人面上的人你要愛惜行止着言語勸他也麼哥  
 着言語勸他也麼哥豈不聞臨危好與人方便



旦上悲科云孔目你怎生對着小叔叔說這等話

那正末大嫂這等近禮的話我也難對你說日則

願的無是無非便有些好歹你則放心我一車骨

頭半車肉我一馬不鞍兩鞍雙輪不碾四轍守着

福童孩兒直到老死也不嫁人有你在時三重門

兒也不曾出休道你死了我可出門去正末你道

你不出門去保守着不見人的面皮我略說幾件

兒見人的勾當與你聽者日你說我聽

倘秀才正末或是祭先祖逢冬遇年到那冬年時節

月一十五孩兒又小上墳呵大嫂你可出去見人麼

旦我不去着張千引着孩兒墳上燒紙便了正末這

箇且罷或是待親戚排筵坐筵福童孩兒娶媳婦六

親相識每喫筵席你不去支待着誰支待旦若有

女客來我便支待若有男客來着張千支待罷正末

大嫂若有呵非五服內男兒不曾教見一見則爲你

有人材多嬌態不老相正中年我死之後你休忘了

大人家體面

旦孔目你但放心我只不出去去見人便了正末大

一篇囑付  
哽哽咽咽  
令人悽斷



嫂你道你不見人我有些好及一頭地停喪在家  
 我往日相識的朋友聽的道岳孔目死了他沒的  
 不來燒帛張千兄弟在外執料福童孩兒年紀幼  
 小家中再無一人你不出去接待可着誰人接待

滾繡毬你必索迎門見接紙錢旦孔目也你直恁般

多心我着張千領着孩兒出去迎接我只不見人便  
 了正末可蚤一樁兒也這箇也罷我死之後停到二  
 七者波便停到二七者波想着啣二十年兒女夫婦  
 你沒的不送我到郊外又索隨靈車哭少年有那等

年紀小的後生便道岳孔目有個好渾家三門四戶  
 不出無人能勾得見今日出來送岳孔目的殯啣看  
 去來那其間任誰都見見了你這個中注模樣有那  
 等厮圖謀的賊漢心專有那謊漢每便道這個是岳  
 孔目的渾家我久已後好及要娶了他俺親眷行除  
 孝服你爺娘行使會錢俺的親眷你的爺娘都肯了  
 只你不肯他與你些打眼目的衣服頭面你見了好  
 衣服好頭面那裡還想我哩旦孔目也我堅心守志  
 怎生肯嫁別人正末你便守煞呵剛捱到服滿三年



你嫁個知心可意新家長。哎喲福童兒也。那裏發付。那有母無爺小業冤。就兒裡難言。

孫福哥哥俺嫂嫂不比其他婦女。且你說甚麼話。

我和你二十年見女夫妻。我怎肯做這般勾當。孔目你則將息你那病休胡說。假如有些好歹。我堅心守志。正末我主意則是要你休嫁人。

脫布衫我和你十七八共枕同眠。二十載兒女姻緣。一脚地停屍在眼前。妻呵則落的酒茶澆奠。

小梁州怕不的痛哭靈堂守志堅。雨淚漣漣。有那等。幾多年。幾多年。

又進一層  
淒斷之語  
登可多讀  
么那裏想。夫妻往日心厮戀。也是前世前緣。囑付你小業冤。聽爺勸。您娘別尋了。繼繼若有人與你金銀錢物呵。你是必休是必休。接受買服錢。

孫福哥哥如今官府難答應。哥哥平日所行教與兄弟些。正末我見舊官去呵。

倘秀才笑裏刀。一千聲抱怨。我見新官到阿馬前。劍有三千箇利便。舊官行指勒些東西。新官行過度些。



錢見起由難似產聽得到照會緊如爐做多少家罪  
譴

滾繡毬新官若請得意虔舊官若來得自然新官到  
任衙門中事必須問俺我從頭說一遍再訪之於舊  
官相問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若是新官  
和舊官相見舊尹政新尹合傳問衙事那個虛那個  
實那個愚那個箇賢議論咱六房中吏人一徧咱那前  
程事則消得舊官去新官行附耳低言把那姦猾刁  
刺的州縣裏剖將那清幹忠直的向省部內遷平地

升仙

兄弟官府雖然這等我又無法兒彌縫他怎生出的  
的咯手

倘秀才他那擎天柱官人每得權俺拖地膽曹司又  
愛錢兄弟也你須知我六案間崢嶸了這幾年也曾  
在饑喉中奪飯喫凍屎上剝衣穿便蚤死呵不敢怨  
天

孫福哥哥說的話多了且養養精神者正末福童  
孩兒趁我精細再囑付你幾句我死之後你若長



大休做吏典只務農業是本等

滾繡毬兒呵你學使牛學種田。你自養蠶自摘繭。農莊家這衣飯穩善。便刷卷呵我也只自安然。當軍呵你自當做夫呵快向前。剩納些稅糧絲絹。只守着本等家緣。你若不辭白屋農桑苦。免似你爺請受公門俸祿錢。無罪無愆。

大嫂你來聽我再囑付幾句

三煞妻呵你將這幹家私使心力二十年。夫主相隨見。把你這忒嬌養正愚頑十一歲。冤家厮可憐。教孩兒鎮守親娘休遭繼父專記。臨終莫忘遺言。若孩兒爲官呵教聽些有理的公事。爲民呵教做些有理的營生。爲吏呵教取些有理的人錢。休教我這白骨頭上作賤。我便死也口眼閉在黃泉。

二煞你爲夫主呵似孟光般舉案非爲諂。你爲孩兒呵似陳母般埋金恰是賢。常則是戶靜門清。上和下睦。立計成家。衆口流傳。那時節保香名到省內。除雜役在官中立綽楔在門前。教滿城人欽羨。強如哭妙一萬編少年天。



且悲科云孔目你怎生說的這等你就說到底則  
 不辱沒你便了孫福哥哥你省煩惱將息你那病  
 症倘或哥哥有些好歹若嫂嫂侄兒少喫無穿都  
 在你兄弟身上哥哥你放心正末多謝了兄弟大  
 嫂我這一會昏沉上來扶我前廳上去來大嫂你  
 好生觀當孩兒我說的語你休忘了且孔目你蘊  
 醒者正末大嫂有兩個古人你學一個休學一個

且你教我學那一個

煞尾正末你學那守三貞趙真女羅裙包土將那墳

有此一番  
 看透作仙  
 另有種子

瑩建休學那犯十惡桑新婦綵扇題詩則將那墓頂  
 搨黑婁婁潮上涎鐵屑屑手腕軟直挺挺腿怎拳銅  
 斗兒家私不能勾擅血點兒相識不能勾面花朵般  
 渾家不能勾戀魔合羅孩兒不能勾見半世團圓分  
 福淺則俺這三口兒相逢路見遠

下 楔音 屑

孫福誰想哥哥身亾了也我不敢久停久住回相

公話去下且哭科孔目身亾了一壁廂破木造棺

停喪七日高原選地築造墳墓好好的埋葬他哭  
 科孔目撇得俺子母每無主則被你痛殺我也下



楔子

外扮閻王引判官牛頭馬面鬼上云未滿銚壺豈  
降灾衆生造業苦難捱鎗山劔樹無邊苦及蚤修  
行作善來吾神乃陰司閻羅王是也冥司有十地  
閻君掌管人間輪迴六道大抵塵世衆生舉心動  
念無非是罪皆受大鐵圍山小鐵圍山罪苦又有  
十八重地獄雖然名目各別總之受罪無私今爲  
陽世鄭州奉寧郡有一人乃是六案都孔目岳壽  
平昔之時吏權太重造業極多那更褻瀆大羅仙

仙此人陽壽已盡死歸冥路必須定罪鬼力與我  
攝過來者正未上云自家岳壽是也閻神呼喚須

索見咱做見科閻王岳壽你知罪麼正未卜人不

知罪閻王因爲你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瞞心昧  
已扭曲作直造業極多褻瀆大羅神仙牛頭馬面  
燒起九鼎油鑊放上一文金錢教岳壽自取牛理  
會的正未罷罷罷往日罪惡今日我都見了也

仙呂賞花時火坑裡消息我敢踏油鑊內錢財我敢  
拿則爲我能跳塔快輪斲今日向陰司折罰牛我一



又挑下油鑊去正未慌科望着番滾滾熱油又

呂洞賓冲上云岳壽你省也麼正未呀

么我手扯住環縑禮拜他呂岳壽你曉得人有生死

麼正未師父救徒弟咱呂油鑊雖熱全真不傷苦海

無邊回頭是岸岳壽你省也麼正未徒弟省了也呂

跟我出家去來正未情願跟師父出家呂鬼力且要

下等我見閻君去做見閻王科閻王蚤知上仙到來

只合遠接接待不周勿令見罪呂岳壽所犯何罪又

入九鼎油鑊閻王因他在陽間做六案都孔目造罪

極多又觸犯上仙因此又入油鑊呂上帝好生之德

閻君看貧道面上免岳壽油鑊之罪化與貧道做箇

徒弟放他回陽間去罷閻王待我看咱做望科可憐

也岳壽的妻將他屍骸焚化還竟不的了也呂却怎

了閻君你再與我看一看去閻王待小聖再看去做

看科上仙今有鄭州奉寧郡東關裡青眼老李屠的

兒子小李屠死了三日熱氣未斷着岳壽借屍還竟

去上仙可是如何呂好好好好岳壽誰想你渾家將你

屍骸燒化了我如今着你借屍還竟屍骸是小李屠



鬼靈是岳壽休迷了本來面目若到人間休戀着酒  
色財氣人我是非貪嗔痴愛你聽者前姓休移後姓  
莫改雙名李岳道號鐵拐速離陰府者正末大嫂你  
好狠也把我多畱幾日怕做甚麼那聽的道燒了我  
屍骸將我來沒亂煞俺妻子知他是怎生麼若放我  
回家兒半霎只當似枯樹上再開花

下

呂岳壽還魂去了也此人到的陽間見那酒色財  
氣人我是非貪嗔痴愛等他功成行滿貧道再去  
點化他我着他闔王殿上除生死紫府宮中立

名指開海角天涯路免得迷人大道行

下闔王上頌

上仙法旨送岳壽生魂直至李屠家借屍還魂去

岳壽你好有緣也人之生死在吾前貴賤榮枯能

幾年今朝岳壽還魂去異日當爲洞府仙

下

### 第三折

淨扮李老引旦俵上云老漢姓李是這鄭州東關

裡屠戶父母生我時眼上有一塊青人順口叫我

做青眼李屠嫡親的四口兒這個是媳婦兒這個

是孫子孩兒是小李屠不幸患病死了今日三日

通折窮微  
盡妙文章  
到此豈復  
更有困地



也心上還有些熱孩兒着衆衙坊擡出來我看衆人擡正末出科字老孩兒你甦醒者兀的不痛殺我也正末做還魂科

雙調新水令只俺個把官猾吏墮阿鼻多謝得呂先生化爲徒弟家裡啼哭殺嬌養子沒亂殺脚頭妻生死輪迴一去了蚤三日

大嫂張千福童你在那裏也字老謝天地孩兒還冤了也正末腿兀那村老子你有甚麼事到衙門裡告去怎生直來到我臥房中字老我是你的父親這是你媳婦兒子你怎生不認的了

再世光景  
妙妙

沽美酒正末知道他誰是誰我將你記一記委實委實不認的且見李屠你不認的我麼我是你渾家字

老孩兒你怎生說這等話我是你父親你竟迷了忘記了也正末却怎生一發的鬧起知他是甚親戚

妙妙

太平令依舊有青天白日則不見幼子嬌妻我纔離了三朝五日見也這其間哭的你一絲兩氣我如今在這裏不知他在那裏幾時得父子夫妻完備

張千你與我拿將下去字老孩兒怎生說這話我



是你爹爹正末我倒是你公公哩李老你聽我說

你是我兒子小李屠今日死了三日也心頭有些

熱不曾送出去今日你還魂來了怎生不認的我

了且見李屠我是你渾家怎生不認的正末休要

大驚小怪的等我尋思咱做沉吟科背云我是岳

壽罵了韓魏公得了這一驚唬死了我死至陰府

閻君將我引入九鼎油鑊是呂先生救了着我還

魂誰想岳大嫂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屍還魂屍

骸是李屠的魂靈是岳壽的這裡敢是李屠家裡

我待看岳大嫂和福童孩兒怎生得去只除是這

般向衆云我雖是還魂回來我這三魂不全一魂

還在城隍廟裡我自家取去李老媳婦兒快收拾

香紙替孩兒取魂去且見爺休教他去正末我

自家取去您是生人驚散了我的魂靈我又是死

的了你休來我自己取去做起身跌倒科哎哟跌

殺我也李老孩兒你一條腿癩你走不動且見你

一了癩正末怎生腿癩師父也把似你與我個完

全屍首怕做甚麼呢李老你有一條拐我拿將來

癩巨靴切



你拄着你便行的動正末將來將來做拄拐起身

行科旦兒我扶將你去正末靠後我自家取去旦

兒你休去你且歇一日明日取去正末喝科靠後

做出門科孛老着他先行俺隨後跟將去同日見

下正末我想當初做吏人時扭曲作直瞞心昧已

害衆成家往日罪過今日折罰都是那一管筆可

正是七寸逍遙管三分玉兔毫落在文人手勝似

殺人刀

鴈兒落則我那一管筆扭曲直一片心瞞天地一家

兒享富貴一輩兒無差役

我當初做吏人時掙將來的東西妻兒老小都受

用了

得勝令俺只道一世裏喫不盡那東西誰承望半路

裏脚殘疾為甚麼屍首兒登途慢則為我冤靈兒探

爪遲則為當日罵韓魏公一場怕一場氣至如今日

若有人說腦背後韓魏公來也哎喲諛的我一脚高

一脚低

慶東原為甚我今日身不正則為我往常心不直和



那鬼魂靈不能勾兩脚踏實地。至如省裏部裏臺裏院裏。咱只說府裏州裏。他官人每一個個要為國不為家。怎知道也似我說的行不的。

做回看科。休來休來。我到城隍廟取魂靈去也。想我死不多時。岳大嫂便把我屍骸焚化了。這嫁人事。知他又是怎的。我索行動些。

靜地思憶  
活點醒  
心徹骨

川撥棹。俺自從做夫妻二十年。幾曾離了半日。蚤起去衙裏。便是分離。晚夕來到家裏。那場歡喜滿口。賢惠一刻精細。要一供十。舉案齊眉。那些夫妻道理聽

的當遠。差教休出去。蚤教我推病疾。今日受煩惱。有甚盡期。

七弟兄。那妙一七二七哭啼啼。盡七少似頭七。泪親人約束。外人欺。獨自坐地。獨自睡。

梅花酒。看看的過百日官事。又縈羈衣食。又催逼兒女。又央及那婆娘人。材迭七八分。年紀勾四十歲。不爭我去的遲。被那家使心力。使心力。厮搬遞。厮搬遞。

賣東西。賣東西。到家裏。到家裏。看珠翠。看珠翠。寄釵篦。寄釵篦。定成計。定成計。使良媒。使良媒。怎支持。怎



支持謊人賊。

收江南。我只怕謊人賊。營勾了我那脚頭妻。脚頭妻。害怕便依隨。依隨了一徧。怎相離。我如今在這裡。適纔李屠的渾家。也有些顏色。着我就這裡。不中我這裡。得便宜。俺渾家敢那裡落便宜。

此一轉更入情

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生害命。還強似俺做吏

人的。瞞心昧已。欺天害人。

清窮才竭。又開生路。

太清歌。他退猪湯不熟。如俺濃研的墨。他殺狗刀不快。如俺完成筆。他雖是殺生害命。為家計。這惡業休

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為。礮可。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猪肝猪蹄。也則是秤大小。為生過日。不強似俺着人膿血。換人衣。

川撥棹。想當初去衙裡馬兒上。穩坐地。挺着腰肋。攔着髭鬚。引着親隨。傲着相知。似那省官氣勢。到如今。折罰來。直恁的。

你每休跟的我來。驚了我。竟靈我。又是死的也呀。左右無人。這影兒。可是誰的。可原來是我的。做摸頭髮。髭鬚。科一天也。怎生變得我這等模樣了。



鴛鴦煞却怎生鬍鬆着頭髮鬍着箇嘴剗地拄着條粗拐癩着條腿往常我請俸祿修養的紅白飲羊羔將息的豐肥暢道我殘病身軀醜詫面皮穿着這縷衣服吓可怎生聞不的這腥膻氣到家裏見了俺那幼子嬌妻將我這借屍首的冤靈兒敢不認得下

第四折

岳旦領俵兒上云妾身岳壽的渾家是也自俺孔目叵過之後韓魏公大人與俺立了箇節婦牌說俺岳壽是個能吏因說死了與俺重修房舍門樓

一應閒雜人等不許上俺門來今日要與孔目看經做好事我着張千與孫福叔叔請僧人去了怎生不見來下次小的每門首看着若來時報復我知道正末上云自家岳壽便是望我大嫂和孩兒去忘了我家住處試問人咱向古門道問科兀那大哥那裡是岳孔目住處內應云那新門樓就是自從岳孔目死了韓魏公大人見他是個能吏與他修理門樓房屋但凡閒雜人等不許上門哩正末量岳壽有何德能着大人這般用心也



中呂粉蝶兒大院深宅閒雜人趕離門外與亾靈累  
七修齋則俺那守服的妻帶孝的子爭知我在也不  
在若聽的岳孔目回來孩兒每那一場大驚小恠

醉春風則俺情意重如山那裡也候門深似海做叫

門科岳大嫂開門來岳旦開門云一個塵槽叫化頭

出去做推倒正末科正末出門來推了箇脚梢天這

婆娘不將我睬睬大嫂你不睬也罷怎將我擘面拳

敦湧身推搶那裏降階接待

塵襖平聲

岳旦這厮說話有些蹺蹊你是甚麼人正末大嫂

我是你丈夫岳壽岳旦這厮胡說俺那丈夫這般

模樣好要便宜拖這厮往官司去你說你是岳孔

目當初怎生死了來說的是萬事都休說的不是

不道的饒了你哩正末你也說的是你聽我說當

日我與張千接韓魏公不着來家喫飯見一個先

生在嚙門首大哭三聲大笑三聲罵福童孩兒做

無爺業種罵你做寡婦罵我做沒頭鬼被我使張

千弔在門首不知那裏走將一個莊家老子解放

的去了我罵他老無知張千又對他說什麼我是



大鵬金翅鵬他是小鵬兒不想那老子可正是韓  
 魏公我得了這一驚謊死了到於陰府閻君將我  
 又入九鼎油鑊多虧了呂洞賓師父救了我着我  
 還竟被你燒了我的屍骸着我借東關裡青眼老  
 李屠的兒子小李屠的屍首借屍還竟我一徑的  
 來看你子母每想當日韓魏公着我洗的脖子乾  
 淨絕蚤來州衙裡試劍去則一句兒  
 十二月謊的我忘竟喪魄謝呂洞賓免難除災閻羅  
 王饒過我性命你把岳孔目燒毀了屍骸一靈兒無

處刑劃空教人雨淚盈腮

堯民歌我一靈兒先到望鄉臺將這李屠屍首借回

來為孤兒寡婦動情懷因此上癩麻跛足踐塵埃哀

也波哉特地望你來怎下的推我出宅門外

音 音 音

岳日原來是孔目借屍還竟這等你且進來

紅繡鞋正末賢達婦將咱休怪這姦猾心把你胡猜

蓋世間那個不是水性女裙釵把親夫殞擡出去不

曾把後老子招將來我比你倒拄着一半拐

岳日孔目你怎生這等模樣了



喜春來正末我往常見那有錢無理的慌分解見有理無錢的即便拍胸心脉已覓錢財爲甚我兩箇脚一箇歪也是我前世不修來

岳旦孔目你坐着孫福張千請僧人去了敢待來也孫福張千上云今日是俺哥哥的頭七請了幾個和尚買了些紙劄與哥哥看經來到門首俺見嫂嫂去來做見正末科嫂嫂怎生伴着個叫化的坐是甚麼模樣拿棍來打這廝

迎仙客正末一個家嗔忿忿一個家鬧咳咳改不了司房裏欺人惡性格孫福咱相識二十年張千你隨我六七載哎沒上下村材怎不把岳孔目哥哥拜

岳旦這人不是叫化的是你哥哥岳孔目張吓俺哥哥怎生這般嘴臉正末孫福張千我是你哥哥

岳壽張你道是岳孔目你怎生死了來正末我借李屠屍首還魂回來你怎生不認我孫福同張做悲科云原來是孔目哥哥借屍還魂了也李老同

旦見上云我遠遠的跟着孩兒往這一家裡去了也只得跟進去做見科孩兒在這里做甚麼



回家去來正末這是俺家裡岳旦這是我的夫主

旦見他是我的丈夫衆爭認科張做奪拐打李老

科正末做勸跌倒科云張千我須有些癩張做發

科云你可不蚤說與我李老我家的兒子認了別

人更待干罷俺去告官去來衆同下韓魏公引從

人上排衙科云老夫韓琦是也今日升廳坐起蚤

衙左右的喝攔廂李老李旦孫福張千岳旦俵兒

正末同上李老冤屈冤屈韓甚麼人叫冤屈左右

與我拿過來做拿科韓兀那老子你告甚麼李老

相公可憐見小人是李屠有我的兒子小李屠死

了三日如今還冤回來他說一靈兒在城隍廟裡

他自取去誰想走到這箇人家裡去就不來家不

肯認我他是我的孩兒相公與我做主咱岳旦相

公可憐見則他便是我丈夫岳壽韓問正末科兀

那厮你端的是誰家人正末則我是岳壽借屍還

冤回來也韓你說你是岳壽你當初怎麼死了來

你說一編我聽正末相公可憐見聽岳壽說一編

咱韓你說的是萬事罷論說的不是左右安排下



勢劍銅鑰決不饒恕

李  
普天樂正末爲相公有聲名，因小人多粘帶，小人有銅肝鐵膽，相公有勢劍金牌，冤靈兒歸地府，死屍兒焚郊外，死屍兒焚了，冤靈兒在，謝呂先生救得回來，因此上更名改姓，癘賺跛足，換骨抽胎。

李老你是我的兒，跟我家去。正末我不跟你去。韓你因何不跟他去。

快活三正末恁的官法嚴，把牛馬宰，你見行市緊，蚤母猪灾，懸羊頭賣狗肉，賴人財，倚仗着秤兒小刀兒

快

李老相公他不跟我去，一棍打殺了，大家都不要。

鮑老催正末你正是拾的孩兒，落的棒待，將我細切薄批賣。韓這樁事着老夫怎生下斷。呂洞賓冲上云

韓魏公休錯斷了事也。正末有德行的吾師，恰到來，我這裡掂脚舒腰拜，好着我慌慌亂亂，勞勞嚷嚷，怨怨哀哀。

呂岳壽你省了也麼。正末弟子省了也，情願跟師父出家去。



上小樓我如今把玉鎖頓開，金枷不帶，撇了酒色，辭了財氣，跳出墻來，上的街，化了齋，別無妨碍，只望完全了乞兒皮袋。

么抹了鉢盂，裝在布袋，縹縹縹，悲悲鄧鄧，往往來來，拄着拐，穿草鞋，麻袍寬快，但得個無煩惱，恰勝似紫袍金帶。

呂徒弟則今日跟我朝元去來，正末岳大嫂好看福童孩兒，李大嫂你承奉李老人家師父弟子，情願出家去做拜謝韓科同呂下韓岳壽已跟呂洞

賓，脩仙去了，你等也不必爭論，各自回家去罷。老夫爲官斷事，今已老，這等借屍還魂，從古少要知大羅仙徑本非遙，只是世人眼孔生來小，你也莫思。夫主再回來，你也休想孩兒重認了，不如各自歸家，蚤蚤脩免被是非人，我空勞擾。同下。正末同

呂洞賓上

耍孩兒正末從今日填還了妻子，冤家債我心上，別無罣碍，拜辭了人，我是非鄉，拂綽了滿面塵埃，名韉利鎖，都教割意，馬心猿盡放開，也只怕尊師怪遠，離



塵世近訪天台

西江集

李

三

衆仙隊子上奏樂科呂衆仙長都來了也李岳跟

我朝元去來

二煞正末漢鍾離有正一心呂洞賓有貫世才張四

郎曹國舅神通大藍采和拍板雲端裡响韓湘子仙

花臘月裡開張果老驢兒快我訪七真游海島隨入

仙赴蓬萊

呂您衆人聽者這的是李屠的屍首岳壽的冤靈我着他借屍還魂來貧道再降臨凡世慶你個掌

刑名主文司吏因爲有道骨仙風誤墮入酒色財

氣懼怕那韓魏公命染黃泉就陰府化爲徒弟李

屠家借屍還魂終不脫腥膻臭穢煅煉就地水火

風合養定元陽真氣跟貧道証果朝元拜三清同

朝玉帝正末拜謝科

收盡前文

煞尾你着我側着身雲霧裡行。擣着腿波面上踰屠戶家脚起全憑着拐。則俺這令史每心平過的海下







